

图书馆



故事会

故事

图

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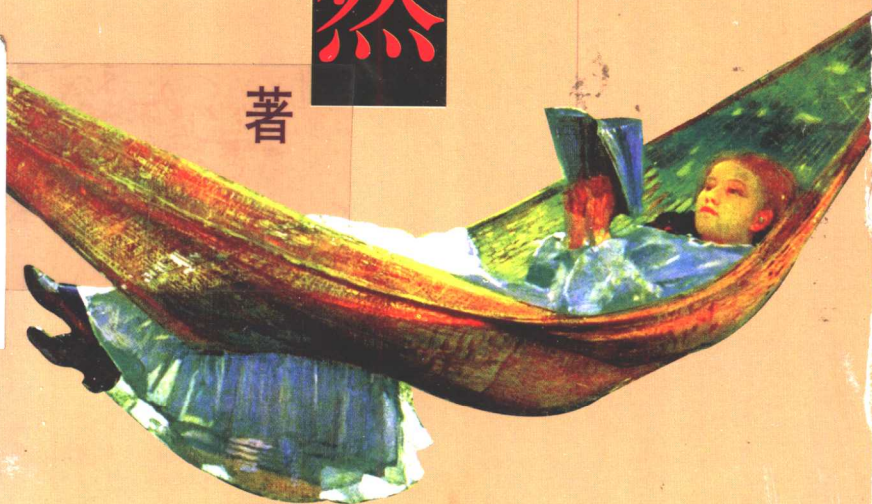
假装是一次

偶然

素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JIAZHUANG
SHIYICI
OURAN
GUSHIHUI
TUSHUGUAN
WENKU

当代
创作
系



假装是次偶然

素素

著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当代创作系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官 超

假装是一次偶然

素 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em@publicl.sta.net.cn

网 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5,000册

ISBN 7-5321-1819-3/I·1478 定价：12.00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羡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目 录

卷一：另一次爱情，不是我自己的〔1〕

我是在迪斯科舞厅认识的安力，但我一直没能记起来那个舞厅的名字。

“小姐，我等的人没来，你等的人大概也没来，我们不如一起跳支舞。”安力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像极了电影里的一句台词，造作，但却充满挑逗的意味。

我无可无不可地起身。

我等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来，我等的只有我自己。

那天，安力是应朋友之约来跳舞，结果跑错了一个舞厅，但却终止了我的浪游生涯。

卷二：水蓝色的眼泪〔39〕

七年过去了。

我无数次想象过我们之间重逢的可能，也无数次告诉自己这种重逢的不可能。

对于“重逢”，我有着超常的兴趣。

我喜欢“重逢”。重逢总是埋伏着一些故事一些起伏一些跌宕。重逢比会见多了许多温情的气息，比初见多了许多沧桑的味道，比相见多了许多

偶然的因素。重逢需要时间。重逢代表过去，也代表未来，代表从过去当中去滋生未来。

很多事情，因为重逢而得以了结。很多故事，却因为重逢而开始。

卷三：我心依旧[86]

快递公司的客户当然是一般公司的多，但有时会有一些例外。那个客人每次叫快递都是送给住在相隔五分钟不到的一幢房子里的一个女人，一个礼拜一次，每次都是一个大大的纸包。

送的都是什么？我好奇地想。

不知道，你说，一个五十岁的男人给一个住得这么近的三十岁的女人送东西，每次都要神秘兮兮地叫快递公司，谁能懂得里面的奥秘。

这是你最后告诉我的一个谜一样的故事，同你的突然离去一样，我至今百思不解。

卷四：朗姆酒和可口可乐[125]

而懂得怜香惜玉的，永远是女性自己。

我把我的另一只手放在鲁冰握住我的手背上，故作玩笑地对她说，“我们哭好吧？就坐在这里，当着陌生人的面，号啕大哭……”

“好呀。”鲁冰接口就表示同意，“一起哭，哭得泣不成声，让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实际上哭是完全可笑的事情。

最后，只能相约说：等哪一天大醉一场。

举起可乐杯子碰一碰：“不醉不罢休。”

卷五：一个人的天荒地老〔166〕

说什么真心相爱，十九岁的真心和二十九岁的真心，意义完全不同。我想象不出，三十九岁以后再讲真心相爱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最佩服唐瑶，物换星移，她却能够十多年对不同的男人抱有同样的爱情期望。

然而，现在，我三十岁了。我既不能容忍失眠，也不再热衷猜谜。

孤独并不可耻，无端地伤春悲秋才是可耻的。

关于《假装是一次偶然》〔201〕

卷一：

另一次爱情，不是我自己的

“我一个人住。”

——如果这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的话，说的人通常是向对方发出邀请，暗示彼此的关系可以朝亲密的方向作进一步的发展。

我一个人住。

但我并不准备邀请任何人。

人们总是相信他们看到的東西，但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你见不到，那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去想象过的世界，也是你拒绝承认的世界。

我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我把看电影也算作是我的幻想。

我二十六岁，任职于一家公司的客户部，一度有过一个行将领结婚证书的男友。

大家总认为我喜欢同陌生人交往。也许。

在陌生的环境里与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你不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吗？

读中学时，我交往的都是一些我的同班同学所不认识的、其他学校的学生。别人都奇怪我怎么会认识这么些外校的学生，他们因此对我有些敬畏，觉得我有些神秘、有些复杂。其实，在快餐店里、在公共汽车上、在马路上，你所碰

到的与你年龄相仿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外校的,打一声招呼彼此就可能认识起来。向一个与你年龄相若的人打个招呼,比起做其他的事情来容易得多,危险也小得多。

每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知己。看王家卫的电影时听到这句台词,总觉得那是侵犯了我的专利。

也许是因为我特别不善于同熟悉的人打交道,别人只好以为我特别擅长与陌生人打交道。误会久了,连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有了一种特长。

在做过两份秘书工作后,我终于找到现在这份职业。我觉得,客户部的职责就是寻找陌生人,等把他们变成熟悉的人时,我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然后再去寻找其他的陌生人。看起来这份工作好像很适合我的样子。

我有一个男友叫安力。我同安力,还没来得及去领一张结婚证书就彻底分开了。不知道为了什么。

安力在证券公司做市场开发,总是要去外地出差,我们之间聚少离多。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为着那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在外奔波。他有空的时候,往往是我公司里文案堆积如山分身乏术之时,一天之中的见面只有等到夜色降临。

挽着安力的手臂逛街,把整个身体赖在他左面的臂膀上。走过大玻璃的橱窗前,总是流连忘返心跳加速。结婚与否并不重要,但是,我好想披一袭婚纱拍一组婚纱照。

安力说,你饶了我,男的也要化妆,又要摆姿势,像什么?

所以才不去领结婚证。

婚纱照就是结婚的仪式？

事实是，我们之间已到了非要用一种形式来确认的时候。打一个结，两股绳子才可以交缠下去，否则我知道我又将飘然离去。

从新娘化妆间走出来，被助手小姐引到第二摄影棚，看见安力已经早早坐在那里，唇红齿白油头粉面，我忍不住笑出声。

听见我笑，安力才笑起来：“差点认不出你。你的鼻子怎么这么大的？同刚刚那个女的一样……”

安力还在不停地往下说，冷汗却已悄悄爬满我的脊背。

我一直没有机会对安力说起，其实，早在那个时候，我忽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那时候，春天已经迟暮，迫不及待的夏日艳阳，正在黄梅雨季的云层里发酵膨胀。

黄昏时分，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路上都是急匆匆往家赶的人。劲歌狂舞纸醉金迷的夜，还没有真正降临，湿润的空气里，满是操劳了一天之后的疲惫和不耐烦。就这样，在拥挤的人流里，我觉得有谁从背后轻轻按住我的肩头。

蓦然回首，我看见他。

那一刻，我自以为我相当冷静相当清醒，对我自己是谁，对这个陌生人的糊涂、唐突，有着不容置疑的、确切的肯定。

我现在能够记得的大致如此：

大概是下午五点五十多分，六点肯定不到。

我是五点三刻从办公室出来的，坐电梯时，因为无聊，下意识看了一下表，是五点四十七分。出电梯，穿过大堂，走出大楼。

通常，从公司大楼门口走到上车的地方，我需要十分钟多一点的时间。那天，我走了大约三分之二的路程，我想越过走在我前面的一个高个子大块头的男人，他在前面左摇右摆，让我觉得空气被挡住了一样的窒息和压抑。

我侧身，抬腿，正要跨出一大步的时候，有一只手从后面，轻轻地，但是非常不容置疑地按住我右面的肩头。我蓦然回首，结果，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

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惊讶，接着，我以为他该循例向我说一声对不起。但是，他却好像熟眉熟眼地笑看着我。

“你认错了。”

也许是周围的人群、气氛太混乱匆忙，对于我的否认他毫无反应。我提高声音，再次礼貌地对他说：“你认错人了。”说完，转身，发现那个高个子大块头已经走得看不见了。

我继续我的既定路线，朝车站方向走去。

我每天上午九点半准时上班。

或者写报告，或者填表格，再或者，有事没事地给客户打电话。有时候，也会出门去客户的公司“应召”，通常是碰到了一些头痛的事，而我要做的，就是用花言巧语平息客户的怒气，然后回来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地把计划之类的东西重做一遍，然后，万事大吉。

更多的时候，是应老板之召，汇报工作，并且提出对今后工作的设想。我们老板是个奇怪的人，开场白总是喜欢

问一些鸡零狗碎的问题，仿佛他随时想到什么，我就一定曾经见过什么。比如他今天把我找去谈话，一开始就忽然问我对于地铁里的 Swatch 广告印象如何。地铁里那么多的灯箱、招贴，即使每天都坐地铁，我也未必要对它们个个都感兴趣。

当然，我知道老板问的是我们公司为客户做的最新创意设计，但猛然间我确实一点也想不起来这个我应该日日看见的廣告的样子，于是含糊地说还可以。岂料老板却不依不饶地要我详细谈谈，我只好不着边际地应付一通。我知道老板听了如堕云雾，好在一会儿他就把话题海阔天空地扯到了别的事情上，我估计他自己也忘记了最初的问题。

长长的一天终于过去。感觉办公室有人陆陆续续提着包离开，我也收拾桌子，锁上抽屉，下班。

走出大楼的时候，迎面看见前一天认错我的那个人。

我即时挂起一个久经训练的职业性微笑：“这么巧。”

闻言，陌生人开怀大笑，表情十分真诚：“雨过天晴，警报解除。”

我下意识低头，地上满是粉尘，今天根本就没下过雨。

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走了几步，第六感觉告诉我，他一直尾随在后与我同行。

其实，这样到处搭讪女孩子的人我也遇到过。其实，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曾经好几次悄悄地尾随过有眼缘的男子。毫无目的，只是好奇。无意间看见一个人，多看了几眼，然后，忽然非常固执非常渴望地想了解，接下去，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次，跟踪一个穿 Burberrys T 恤的小伙子从国泰电

影院门口一直走进花园酒店大堂，看到他进酒店后拐了一个弯，几乎是用碎步径直向洗手间跑去，我不禁感到好笑。一个人坐在花园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喝着饮料的时候，三次情不自禁要笑出声来。推着西点餐车的小姐几次偷偷地朝我看，我不明所以地巡视周围，这才发现，凡是如我这般一个人独自坐着的，全是一派若有所思的严肃。失态了失态了，我匆匆喝完匆匆结账匆匆逃出了花园酒店。

本来想再回国泰去看一场电影，但怕自己又抑制不住笑起来，只好草草回家。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到花园酒店，从此，也不再跟踪陌生男子。

站台上，一片高峰时候的混乱草率，来过三辆车，我都因为太拥挤放弃了。冬天挤一点没有关系，可是现在，这样的气温，这样的湿度，一车子的人傻气，想想也要昏过去。然而，后背的老伤又在剧痛，我几乎站立不住。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被迫，好在我们可以选择放弃。”又是那个人，没头没脑地冲着我说。

“你也坐这辆车吗？”我装作刚刚发现他也在等车的样子问。

他笑笑，仿佛我说错了话。

这个人怪怪的，有点搭错。

我无聊地抬手看表。

“Happy hour?”

是在问我？我抬头看这个陌生人，他挑起一条眉毛，看住我。

为什么不？一个女人只对一个男人，谁怕谁。反正也是等，站在路边不如坐到餐厅，起码买一送一，喝一杯赚一

杯。七点一到,高峰时间一过,甚至不必说一声再见,就可以分道扬镳,我依然回到我那无人等待的小屋,陷入我的幻想。他可以继续搭错他的神经,随便向着哪一个人。

我把包朝肩上一甩,那一声 OK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他已掉头开步走。

我急忙跟上去问:“哪里?”

“跟着走。”他头也不回地说。

走进 CLASSIC,等不及侍者的招呼,他一边走一边就对着吧台说:一大杯吉尼斯一杯琴通尼。

我呆了一呆,这个人自说自话的,有点好玩。琴通尼就琴通尼。本来,只想喝一杯热茶。

CLASSIC 是个不错的 Pub。这个时候已经坐了六七成的人,不少是附近公司里刚下了班的老外,三五成群围坐着,时不时就发出一片哈哈的笑声。还有不少像我这样年轻的女子,她们多是两人组对,一个亢奋地在倾诉,一个静静地听着,同时不失时机地点头。

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我才注意到邀我而来的人原来还背着一个硕大的公文包,扁扁的,看上去并没有装太多的东西。但是,他十分当心,就像里面放了几张巨额空白支票一样,薄薄的但却贵重。他小心翼翼地 from 肩上取下,妥妥帖帖地放在桌子的一角。

这是个算得上清秀的年轻男子,无框的金丝边眼镜后面,一双大眼睛,大而无当,眼睛里面看不见什么内容,一种空空洞洞却又复复杂杂的感觉。年龄大约在二十六七岁之间,消瘦,匀称。西装、领带、衬衫,很标准的一个公司白领。同安力、同我们公司的所有男性员工都如出一辙。我每天

见识到的总也是这样的一种人，整天背着质地不错的公文包，衣冠楚楚劳心劳力患得患失，不管什么场合，都喜欢给没见过的人派名片。

无色透明的琴通尼不断冒着气泡，我喝一口，再喝一口，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杯子。

“Cheers!”他朝我举起杯子。

“Cheers!”我也再次举起杯子，向着他。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人们由陌生到熟悉的仪式，多少陌生人就是这样在举杯投箸间认识、熟悉起来。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彼特对我说同老板是要斗争的。……”果然就熟悉起来，连开场白也没有甚至连名片还没有派，他就一口气不歇地说开了，“自己的利益要自己争取。想想也是有道理，我不把我的不满向他讲出来，他也许以为我很满意现在的状况。想以自己工作的出色来换取老板的慈善，休想。”

“对，休想。”

虽然我不知道彼特是谁，也不知道他老板是谁，甚至还不知道他本人是谁，但我还是同意他的话，将心比心。

“你说自己跳出来做好吗？”他像真的一样地抬头看着我，与我商量。

“做什么？”我真的有些疑惑。

“当然还是做广告啦。”

居然也是做广告的，怪不得这么精瘦精瘦。同行见同行，两眼泪汪汪，我碰到的百分之九十的同行，都被老板逼得要跳槽过。

“你说像我们这种公司赚的什么钱？无非是创意而已。

创意是什么？创意就是脑袋，脑袋是跟着人走的。客户只要好的创意就行，这么几年下来，客户也知道公司的创意主要是我在做，将来这些客户都可以争取过来的。这次全国广告创意，我有三个得奖，这是资本，不用也就过去了。”

我看着他，一边微微点头。碰到我不明白的事情，我通常就是这样边听边点头的。

“蛮好是吧！不过，这个月不行了。”

“为什么？”我确实不明白。

“这个月工作持续多，经常要加班，而上司并不欣赏你的成就，因此沟通会很困难，造成情绪低落，但只有忍耐，度过这一段，就会有好转。本月也不宜转工。”

“谁说的？”我一下子想笑出来，开始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点兴趣。

“白羊座的关系。”

原来他也迷信那些星座运程什么的。

“我从来不迷信，”他说，“算命看相测八字我全不相信。星座同那些有点两样，过去我也不去关心这些，去年开助动车摔了一跤，小腿骨折在家修养。媒介部的维罗妮卡拿给我一堆杂志，其中一本杂志每月登载星座运程，翻到我的星座，我吓了一跳，运程上提醒我月中时当心行车安全。要是早看到，我就不用吃这个苦头了。我又对照以前几个月的运程，没有不准的。事实不由你不重视。以后，我每个月都要看一看运程，其实……”

“其实，天意肯定是有的，不过……知道本月双子座的运程吗？”我开始产生了兴致。古人说，人无癖好不可交，以其无真情也。这个人有点怪怪的，也许是个可以聊天的对象。